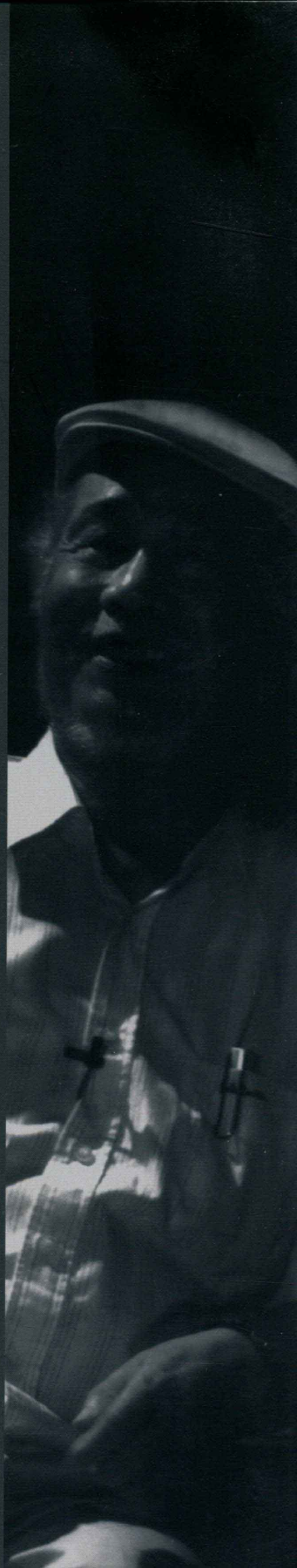


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大师艺术教育经典

潘鹤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大师·艺术教育经典

潘 鹤

胡建君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艺术教育经典. 潘鹤 / 胡建君主编.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79-0334-6

I. ①大… II. ①胡…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180号

总 策 划 汪大伟

主 编 胡建君

责任编辑 金国明

统 筹 华逸龙

审 读

技术编辑 钱勤毅

责任校对 柏 龙

大 师 艺 术 教 育 经 典

潘鹤

胡建君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bh@online.sh.cn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35×965 1/8

印张: 28 印数: 001-1000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9-0334-6

定价: 230.00元

前 言

天榭星飞，松帘月落，
在云霞巅跌宕，在风雨中疾行，
曾经步履维艰，又始终神采激扬。
风雨兼程，
共和国步履与时俱进也与世同行；
江山多娇，
共和国艺坛叠印沧海之日赤城之霞！

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几曾北傲荆窗，情遣荒原苍雪，
也曾西出玉门，啜饮戈壁黄沙！
铿锵的脚步踏平重重关山，
风霜的画笔记载逝水流年。
椽笔如剑，挂壁龙鸣，
雄狮吼兮苍龙翔，
短歌微吟更能长！

大道无名，长养万物，
艺术源自生活兮，复有梦想。

指尖风雨，窗外烟尘，
曾一同经历心灵的雪崩，
慰藉苍楚的斜阳；
画船载月，笔担挑云，
曾受教前辈耄硕们金针微度，
意会时雄姿英发！

大道无形，延伸天地，
多彩的印象与磅礴的理想，
在新生代手中传承发扬。
感怀父辈血汗铸就荣耀，
多少无名英雄静默付出，
成就今天的平坦与辉煌，
前路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前赴后继，望居传统，
根稳扎在磐石之上，
枝叶自如伸展于苍穹。
风萧萧兮明月铸身，

云茫茫兮奇葩塑魂，
用数番颠簸的经验，
换取一路神会的心香，
开启智慧、激发创想！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在丰硕的收获季节，
翻开新中国美术教育之华章，
用挂满风尘的脚步，
打下坚实的初始烙印，
铭记故人之叮咛，
谛听历史之回响！

日月既揭，乾坤清爽，
生命铸成画卷，未来建构历史。
多元化的当代中国艺坛，
重重帷幕正层层展开，
求变守成，抱朴存真，
清酒既载，其香始升！

目 录

第一章 艺术人生 1

- 横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豪情到碧霄 夏晓敏 2
- 我认识的潘鹤大师 黄晓峰 18
- 雕塑家潘鹤和他的艺术 钱海源 22

第二章 艺术教育 27

- 雪泥鸿爪 刘仁毅 28
- 潘鹤与雕塑系 黎明 30
- 记潘鹤先生二三事 朱照林 33
- 走过艰苦的岁月
——记潘鹤开拓城市雕塑的故事 李汉仪 35

第三章 艺术观念 45

- 潘鹤的话 46
- 社会主义国家是城市雕塑的最佳土壤 48
- 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 51
- 民族风格的时代性与现代风格的民族性 56
- 千载难逢的历史选择
——写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五十周年的日子里 58
- 新年独白
——我渴望中国的艺术 60
- 雕塑进入新时期 61
- 日本雕塑参观随感 潘鹤 郭其祥 程允贤 63
- 少年日记 65

第四章 评论访谈 83

- 生不逢时，千载难逢 蔡涛 84
- 艺术不反映生活就是自私自利 孙玉洁 87
- 凌空写意塑英雄 徐泓 90
- 笑我云鹤迷雕塑 陈梅英 92
- 漫步潘鹤雕塑园 梁丽琼 94
- 探访雕塑家潘鹤 刘玲玲 石峰 95
- 潘鹤雕塑漫谈 钱绍武 98
- 访雕塑家潘鹤 徐新 101
- 历史风雷中的心灵叙曲
——潘鹤的水彩画世界 胡斌 104
- 潘鹤的人格力量 黄渭渔 108
- 林雄对话潘鹤：许多城市需增设新“地标”城雕
..... 郭珊 110
- 艺术与爱情之路 胡建君 谈佳洁 黄冰 113

第五章 诗歌与散文 119

- 古今匆匆事，都付谈笑中 120
- 少年时期诗二首 121
- 有感 122
- 难忘的澳门 123
- 无声的爱情震撼人心 127

艺术简历 128

图版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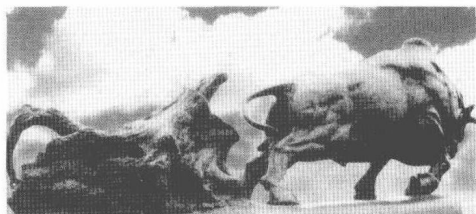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艺术人生

横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豪情到碧霄

——记深圳《开荒牛》雕塑作者潘鹤



1945年



开荒牛 坐落于深圳市政府门前

潘鹤现任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并任历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多届全国美展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其创作的大型户外雕塑有一百多座，分别树立于国内外六十八个大城市的中央广场上，另有六十件中型室内雕塑为国家各大美术馆及博物馆收藏、陈列；其艺术成就载入国内外出版的多部世界美术史册。其从艺六十五年来多次获国家级奖项。

真“牛”潘鹤，潘鹤真牛。（夏小敏语）

我们找不到另外一个雕塑家，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像潘鹤教授那样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作了如此真挚而强烈、全面而深刻的表现。我们也找不到其他雕塑家，像潘鹤教授那样对中国的雕刻事业作出了这样全方位的贡献。（梁明诚语）

我们完全可以讲意大利有米开朗琪罗，法国有罗丹，我们广东有潘鹤。（蔡时英语）

· 寻访《开荒牛》背后的真牛

深圳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崛起的万千广厦，承载着这座年轻城市多少光荣与梦想的珍贵记忆。在新鲜出炉的“深圳改革开放十大历史性建筑”榜单上，深圳人看到了一个个熟悉而令人激动的名字，其中深圳市委大院及《孺子牛》（即《开荒牛》）赫然在目。评选委员会给出的颁奖辞是：“这里是深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指挥部，这里有一尊深圳人最熟悉的雕塑。每次从这里走过，我们似乎都能看见千千万万特区建设者埋头苦干的身影，看见深圳精神在拓荒的姿态中一次次闪光，一次次升腾。”在这尊雕像中，永久地记载着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并更幻化成深圳经济特区的象征和图腾。

9月的一天，广州气温近四十度。笔者一行来到位于广州市二沙岛，人称南国艺术之岛上的广东省美术馆，美术馆的庭院内专门开辟出了一个长期陈列的潘鹤雕塑园，展示他各个时期的艺术精品。在广东省美术馆潘鹤雕塑园，错落有致地放置了潘鹤的十六件雕塑作品，在深圳市委大院门前摆放着的雕塑《艰苦岁月》和《孺

子牛》在园内也能见到，它们和由白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的高三米五的《自我完善》雕塑作为雕塑大师最具代表性的三件作品，都被收纳在这个雕塑园内，并且其三者的坐落方位构成三角形。

随后，笔者一行又驱车前往雕塑大师位于广州大道，南广东省人民政府专门画地建立的潘鹤雕塑园及他任教的广州美术学院，寻访《开荒牛》背后的这位真牛——潘鹤。

当我们步入他的客厅时，首先发现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张条幅，上面写着他本人在三个不同时期所作的三首诗。

最早一首是十七岁时写的，当时潘鹤因失恋想自杀；第二首是三十五岁写的，因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市民缺粮缺油，香港亲戚来信拟寄些米粮来救济，潘鹤以诗作答；第三首是潘鹤今年偶然发现上述两首诗，而有感唱和。笔者觉得不同年岁写的三首诗，代表了他三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亦反映了他度过的截然不同的三种生活。

接着看到的是在他的茶几上的一本写着《潘鹤和罗丹打扑克》的文件夹。文件夹里每一页左边是罗丹的雕塑照片，右边是潘鹤的雕塑照片。原来是潘老的朋友把两人的作品拍摄成一套扑克牌的幅画，并把它们当牌来打，如甲方出罗丹的《思想者》，乙方就出潘鹤的《自我完善》，以此类推。

潘鹤还亲自在该文件夹封面写上前言：“童年日记曾写下誓言，将来长大后要和罗丹比高低，几十年已过，当时国穷志短，谁也不敢言牛。但岁月不饶人，转眼已七十七，明年已寿超罗丹，言而无信非君子。哪怕斗大、斗多、斗观众、斗城市分布也算斗。国已不弱，斗就趁早，不然的话明年过期就超龄作废，岂非等到八十五岁才能找米开朗琪罗斗，那就输定了。”

这位老人，年过八十却依然精神矍铄，游刃有余地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用旺盛的精力和不倦的精神书写着一个人生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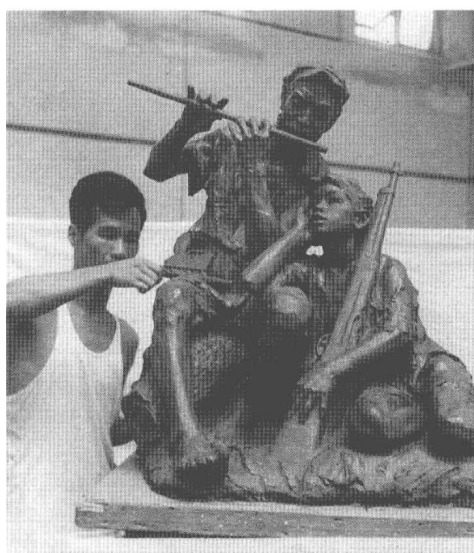
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一生可以像他那样狂傲不羁、坦荡磊落；从来没有见过一位艺术家可以像他那样对人生、对历史有如此全面的表现和深刻的体验；从来没有见过一位老人年过八十可以像他那样鹤发童颜、步伐稳健。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无师自通地刻画着自己的梦想并在雕塑领域里有着登峰造极的造诣；他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睿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狂妄自负、洒脱不羁，却让每一个见过他接触过他、作品的人心服口服；他霸气十足、豪放粗犷，却真诚地把对时代和人生的领悟强烈地倾注在自己的作品里，塑像在他的画笔和雕刻刀下熠熠生辉。正如文艺评论家黄渭渔评说的一样：“潘鹤的雕塑是一种意象艺术，其精神内核是将传统的人文精神和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他的雕塑艺术，都让我们触摸到一个博大而坚强的灵魂，他好像是一块精神富矿，有发不尽的光和热。”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个世纪的中国记忆，并犹如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傲然挺立在中国大地。

翻开潘鹤的照片，看见的是他永远不变的带着嬉笑和傻气的表情，诙谐幽默取代了庄重威严，天真灵活代替了肃穆呆板。这位老人虽已高龄，却有一颗不老的心和一个不老的灵魂。

天才自幼现不凡 本是少年似老年

1925年，那是一个打上了革命烙印的年代，广州作为举世公认的中国革命策源地，成了一个不断涌现华彩乐章的地方。省港大罢工高潮迭起，红色政权建立，来自东边的捷报频传，国民革命军平定东南，第二次东征全线告捷，广东与周边的农民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整个广州一片生机和活力，人们沉浸在节日的狂欢里。就在这一年，一个注定要影响中国一个世纪的伟大雕塑家——潘鹤诞生了。他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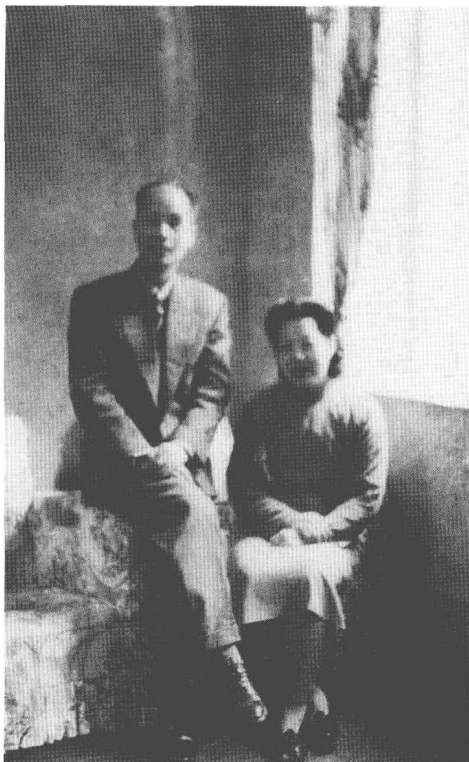
在创作《艰苦岁月》



自我完善



不合理社会 1942年



父亲潘铁，母亲杨秀英



与父母兄弟



1949年参加广州解放大游行



与刘开渠在罗马古斗兽场

在一个当时比较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代的律师与革命者，并办有《进步报社》和《通讯社》，在繁琐的职场和社交圈里游刃有余地尽展自己的才华和斗志；母亲是革命党人先驱杨章甫的亲妹妹、杨匏安的姑姑，自小出生在一个激进的家庭里，没有受到清规戒律的封建束缚，反倒是进学堂，剪辫子，英勇地挣脱旧中国封建专制、包办婚姻及“三从四德”的锁链，成为五四运动后新一代女性。

潘鹤不喜欢谈及家世，但其实他的家世简直是一部20世纪完完整整、方方面面的风云史。尤其是其父母的家世合起来简直就是一部风云传奇。其家族成员从共产党人、民族英雄到大资产阶级、买办、汉奸，各种阶级成分都有，而他们的命运更离奇：有死于沉船、空战降落伞、暗杀和自杀，直到女的终身不嫁，男的终身不娶的各种反常现象，这些种种简直是一部小说。很可能因为潘鹤自幼成长在这样五光十色的环境下，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他无拘无束、了无羁绊的个性。

历史是残酷的，而动荡的历史更残酷。当潘鹤尚在襁褓里的时候，正是欢呼北伐节节取胜、大军所向披靡之际，可一年多后，中国的革命又一次难产了。个人相对于国家、相对于时代来说是渺小的，可是这三者的命运紧密相联。潘鹤一出世就被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被医、卦、星、相一致断定活不过二十岁的孩子却自幼聪明早熟，三四岁就可以把唐诗宋词背诵得出神入化、平仄分明，五六岁学四书五经，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外国名著，少年时期的他更是谈吐不凡，时时灵感四溢，全然是个罕见的奇才。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还有随时有可能抛下来的炸弹，整个中国处在内困外侮、水深火热当中，这些都像梦魇一般，困扰着当时的人们，那是一个暴虐疯狂的年代，那是一个昏暗的世界，宽广的大院里，孤独无伴的少年，注定了没有孩子所应享有的单纯嬉笑的童年，没有兄弟姐妹在一起玩耍的快乐，也没有同伴共同研究学问。而忙于应对各种突变动荡局势的父母也不可能耳提面命地对他进行指点，小潘鹤只有与书为友和书相伴，就那样形单影只地过着他的童年时代。

十三四岁的年纪，正是好动的年龄，该怎样排遣内心的躁动和孤寂？他充分发挥自己创新的头脑中做了一些新鲜的玩意来自娱自乐：他找两块凸镜，做成简单的幻灯，然后在灯光中看着墙上那些幻影，感受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他用热水瓶盖学着吹口琴，借着歌儿来解闷；他在空荡的长房底端，挂着飞状的鸟标本，玩着用橡皮树叉放上豆子弹出去的游戏，从此把这当作功课一样练习射击，幻想着有一天和某个名家大师的绝技相媲美，成为侠客英雄，威震天下，所向无敌。这是孩子的幼稚和天真，也是孩子的梦想和专利。

潘鹤自幼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的他对水彩、油画、粉彩画、素描样样都出手不凡，一边想着办法弄点新奇的玩意排遣孤寂，一边构思着小说、创作着诗歌、研习着雕塑。

有书陪伴的日子，他并不感到特别的寂寞。可是也许从小接触的多是伟人的思想和成人的生活方式，加上自幼体弱多病和医生的那个活不过二十岁的断言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早更深刻的领悟，让他有了少年老成的沧桑和深刻。少年时代就有了成年人的思索和烦恼，情感丰富却无人倾诉，满腔抱负却无处寄托，孤独无聊的日子里，只有日记让他泄愤，上面记载着他的思想之迁徙，保存了他的矛盾而复杂的情感。有着缄默的热情和不能表达于外的灵感，他只有和自己说话，向自己倾诉，同自己比赛，与自己斗争。然而他需要一个对争，一个分庭抗礼的对手，一个可以竞争、可以砥砺他的对手，可是浩淼人群中，又有谁过来做他的对手？

翻开潘鹤的少年日记，难以想象如此深刻睿智的语言是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之手，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可以那样忧国忧民，就对爱情有了那么深刻的领悟和那么

强烈的倾注，实在是令人惊叹。满纸的才华和抱负，满纸的矛盾和忧虑，满纸的深情和专注。一会儿是孩子气的纯真和幼稚，让你为他新奇的想法和灵活的头脑拍案叫绝；一会儿是满纸的沧桑和老气横秋，让你的心灵产生强烈地震撼和冲击之后感到些许辛酸。他在1941年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入学后并非去找我的学问，失学正是收集学问的好机会，何以人们不乐于失学呢？还可暗地里造就一些意外的聪明。其实，入学又有何用？我不过是去找喧嚣来驱逐我寂寞时的苦恼！因长久浸溺于个人的孤独中而变的顽固颓废，因此我去找返老还童术。”十几岁的孩子就那样自然的说自己“老”了，由于自幼饱受病痛的折磨，他将自己比喻成早凋的枯木，单调的一成不变的校园生活让他早已厌倦，他认为假期学到的东西远比学校的多，上学并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驱赶一点寂寞，感受一点喧闹，让他那终日沉迷于书本的头脑有点舒缓放松的时候，让他那沉思缄默退缩的性格能在现实的尘世中得到点解放。

沉重的脚步踏了过去，小小年纪已看透了世情，不知道是他过人的才智让他有了超乎寻常的敏感还是他的敏感细腻引发了他超常的才智。病弱的身体让他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他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非凡的人，一个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人，可是生命如果真的那么短暂，他何以留下璀璨的痕迹？

他是一个大才，天才不可以就这样沉寂，不可以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他要用有限的生命的去博取他永远光荣的艺术。他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近日这样努力的去寻求知识去工作，在一般青年享乐的时候，还守在室内静静的钻研；在鼓打三更的夜里，我还忍着蚊子的叮咬在凝思，这都是因为我自知是个短命的人，不如趁早成就一件事，然后轰轰烈烈地死去。”漫长的战争淹没了他的童年和青春，厚厚的伤疤和孱弱的身体使他忘记了天真。他过早地饱尝了辛酸、目睹了残忍，“无邪的嘴边便挂上了冷漠的微笑，光滑的下巴已经长了几根胡子”，也许只有沧桑的心境才可以有如此不适宜的容颜吧。

奇才傲骨无人敌 天下谁人敢称师

潘鹤自幼便有绘画的爱好和天赋，可是望子成龙的母亲希望他把精力放在练字和算术上，将来好光耀门第、有所成就，并劝他不要终日把时间浪费在无所作为的绘画上；幸好父亲比较支持他，还想为他去找美术老师。只是狂妄自负的他并不需要什么画师做老师，他认为世界上只有大自然能够造就伟大的人才，他只要大自然做他的先生。他是一个天才，天才是沉郁的，天才是孤傲的。天才要想求非常之功，又怎可取万全之计呢？以至后来当他对雕塑的兴趣超过了绘画时，他在日记中写道：“父亲常惋惜我没有先生的指点，而眼下又有哪些能使我佩服的前辈先生呢？要是一定要有先生的话，那就请米开朗琪罗复活吧！”

这个从小就立誓要骚动世界，征服所有人的狂妄少年，又怎可以轻易地屈从于一些平庸的人之下！他喜欢闲逸、自由，他厌恶束缚和限制。在他看来，上课的效率远不如下课时的提问功效大，所以他从不盲从老师的观点。和老师打笔仗、斗智慧成了枯燥无聊的校园生活仅有的一点乐趣。文字是他一切知识的源泉，是他串起思绪和情感的链条。十三岁的时候，他文采斐然，写出的文章大气磅礴，可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对小说人物性格深刻透彻的分析、对著作内容的准确全面的把握，恐怕真是让其老师都有点自叹不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凡是我希望做好的事情都想凌驾于世界任何人之上。”“我要做一个永远的画家，一个代表整个世纪的画家……我不愿做一个平凡的时尚的艺术家的，我要做一个留名后世的艺术家。”他在1942年2月9日的日记时又写道：“虽然我只是一个初望着艺术世界的青年，但我始终怀有坚定不移的目标，而眼下被称为画家的人，我敢说，是没有目标乱撞的人，我的作品会让他们望而兴叹呢！香港真正的画家归来



20世纪50年代上山下乡



在毛主席像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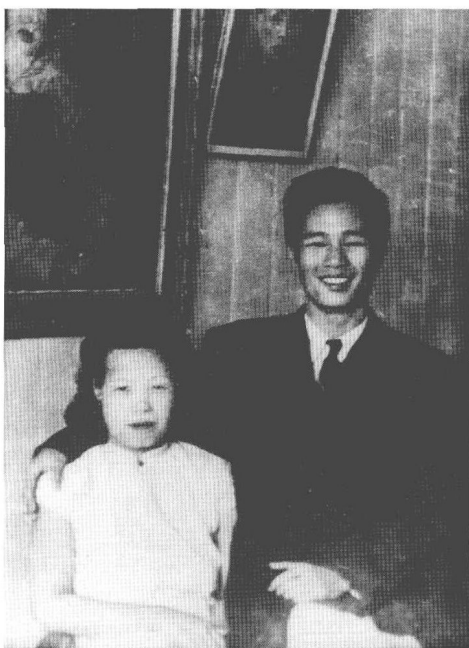
1945年在香港



在长城



1975年在矿井体验生活



与母亲杨秀英在一起

吧，我是热望着你们呀！”

这是一个多么不可一世的少年。他的狂妄，他的真实，他的敢作敢为，他的无可限量总是令人瞠目结舌。没有对所谓画家的奉承和敬畏，没有人云亦云的盲从，没有慑于权势的胆怯，他总是那样以高傲的昂首的姿态，轻蔑的嘲讽着那些只看作品技巧，完全抹杀个性的近世无聊的画家。可是他的狂妄却是无可辩驳、无可非议的。

终于，他等到了从香港回来的“真正的画家”。著名画家黄少强先生在看了潘鹤的雕塑后，被这位天才少年的才气和雕塑功力所吸引，更是主动登门收了他这个徒弟。后来两人建立了极为深厚的感情，少强先生的真诚以及他以品格高下论作品之优劣的风格让潘鹤从心里乐于做他的学生。为此，潘鹤在其少年日记中写道：

“的确！想自己的作品能传久远就要靠品格了，艺术是精神的表现呀。以品格论，所以我是很乐意做他的学生的。”而潘鹤的聪慧和对艺术独特的天赋也让少强先生大为欣赏，并认为他将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他们一起泼墨挥毫，一起聊天，一起谈论时局，一起寻墨，一起吟诗做诗。

黄少强先生因病回乡下休养，十五岁的潘鹤还写了一首“孤灯明灭别离情，仰视星空万籁清。心事满腔邀月语，吾师何日整归程？”表达了其怀念和感激之情。而恩师的英年早逝，潘鹤更是惋惜和悲痛，即又写了一首“骤闻噩耗倍怆然，恨恨无言意若痴。此夜早知成永别，该将抱负慰君知”。充分体现了他对先生的眷念和不舍。黄少强上乘的人格和画艺征服了这个不羁的才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两个月的师徒情就给了潘鹤极大的影响，以至情感丰富的他每次想起恩师，倍添伤感，甚至几次失声痛哭。

但是潘鹤的特立独行是不可改变的，少强先生在世时认为他有独特的艺术天分，极力鼓励他致力于国画，说他的成功指日可待，他应该立志为这一画派努力，可是潘鹤却偏偏喜欢洋画，他对国画提不起兴趣，最后也渐渐疏于绘画而专心于雕塑了。不因袭师承，而另辟蹊径，这也曾是黄少强先生的风格，如今却也成了他弟子潘鹤的艺术个性。或许只有忠于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爱好的艺术家才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就如他们永远都不会盲从于别人的喜好和大众的评论，而是忠实于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潘鹤说：“艺术是纯粹的，艺术家也应该是纯粹的。”假如说绘画还得到了画师黄少强的指点，潘鹤的雕塑可谓真正的无师、无门、无派，没有任何一位雕塑家做过他的启蒙老师，在当时的兵荒马乱中潘鹤连石膏像也从未见过，他纯粹无师自通。潘鹤创作无定法，一向顺其自然，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学术没有樊篱，舒展自如，潇洒脱俗，与众不同，风格鲜明，自成一家。没有得到任何老师的点拨就能够在雕塑的领域取得如此高的造诣，一切只能说他是一个奇才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 爱恨交加也疯狂

家境的富裕，父母的溺爱让潘鹤从小有了接触名著、了解伟人的可能；超凡的才智，众人的赞赏养成了他惟我独尊、狂傲不羁的个性；和表妹轰轰烈烈的一场爱情，更是激发了他无穷尽的创作灵感和超乎寻常的自信。爱情的美好让他兴奋激动而充满艺术创作的激情，爱情的挫折让他痛苦愤懑也刺激着他借着艺术去发泄去报复，情感的铸造和锻炼成了他艺术交响乐中的主旋律。“恋爱也是艺术的腹稿，在那日夜欢欣缠绵的时候，艺术便在心中酝酿；在那悲哀想念的时节，艺术便在萌芽；呵，在那苦闷的刹那，艺术便要爆发，欢欣缠绵固然是爱的表现，就是那苦闷填胸的悲哀，也是爱的精华。”他这首诗正说明了爱情是激发其艺术灵感最原始和最根本的动力。

他说，人无癖不深，情无痴不真。纵然潘鹤的洒脱和不羁无可匹敌，可是这世上永远有两样东西他无法放弃，那便是——爱情和艺术。因为他超凡的才华让表妹

欣赏着他、崇拜着他，并深深地爱上了他，表妹的关心和爱又给了他无限的激情和灵感，激励着他朝着艺术的道路前进。可是他对艺术的痴狂又让买办阶级、崇尚财富的姨丈歧视，担心雕塑家养不起他的女儿，千方百计地阻拦他们的爱情，对潘鹤声称：“要结婚就要放弃艺术，要艺术就要放弃结婚，两者势不两立。”就这样潘鹤在爱情和艺术的矛盾中兴奋着、忧虑着、痛苦着挣扎着，这二者的矛盾让他疯狂一生。当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表妹一家逃难到澳门。不久广州与澳门的邮政停止。潘鹤为了见心爱的人一面，在那个兵荒马乱、狼烟四起的年代，不顾家人拼命的阻拦，毅然铤而走险地开始偷渡澳门之旅。他躲过了日本军艇的巡逻、避开了水雷、绕过了哨卡，乘坐的小艇从锋利的刀尖上擦过，他在飞渡的流弹下逃脱，七拐八弯，迂回曲折，等待着机会前进。这一路上险象环生，他所承受的是怎样一种痛苦和煎熬？古今中外有多少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而潘鹤的这次爱情之旅也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可当崇尚财富的姨丈担心潘鹤痴迷于艺术会穷困潦倒一生，进而贻害女儿的幸福，因此坚决反对他们交往的时候，他愤慨的大叫：“啊！我痛苦！旧思想杀我！金钱万恶！”

备受打击的潘鹤竟剃光头准备皈依佛门，以此来忘记尘世情缘、来表明他的决绝和坚定。幸亏佛门虽为净地却难以做到“六根清净”，他被拒绝接收，声称如不交巨款无法延续香火。

日本投降后和表妹在澳门码头一别，当时两人只打算暂别十天八天，但两家的大人为了阻拦他们，决定联合，彻底封锁潘鹤和表妹的联系。国事的艰难、爱情的受阻，潘鹤一时之间万念俱灰：社会的黑暗，个人前途的渺茫，一介书生亦不可能扭转浑噩乾坤，纵使他是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天才又如何？表妹家人去楼空，音信全无，他已经没有心灵精神之寄托，也没有了期待和慰藉，潘鹤几近绝望了，他终日放浪形骸、纵酒狂醉、无端狂笑无端哭，因为纵有欢肠已似冰，生活中已经没有了期待的信息和想要关切的人。绝望的爱情让他几乎丧身于烈酒，“我现在不会感觉世界上有值得悲喜的事情，我只感到一切平淡无奇。世界上还有什么能给我痛苦？爱情渐渐脱离了我的血液，再不感沸腾、再不感奇特！也许艺术也同爱情一样，在我的血液中再不见疯癫的狂喜、再不见失败的悲伤！我已没有眼泪”。

艺术似乎跟着他的爱情一起“死”了。

可他是一个天才，天才怎可以落入俗套？怎可以用堕落和迷醉去挥霍青春成为别人的谈资和笑柄？父母的苦苦哀求，亲友的劝说，让他感到了自己的不负责任，对不起父母的养育、对不起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天生我需要成为一个艺术家，我要坚决地立志再不为爱情牺牲我的艺术。不管如何失望痛苦，我都不能背弃我的艺术。我要将一切的热情、一切的冲动，融进我的艺术里。这些年徘徊在变幻莫测的边缘上，使我的生命充实辉煌起来。我要将爱情赐予我的一切幻想、一切欢愉、一切烦恼，统统的注入我艺术的熔炉里，让其迸出珍贵灿烂的火花！我以后须埋头于雕塑，在那里寻求我的幸福，在那里抒发我的情怀！”这是潘鹤1944年2月10日的日记，可以说这篇日记对于他从爱情打击中走出来投身于雕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迫于家庭的压力和残酷的现实，表妹以违心地“难与天才相爱”六字忍痛结束了他们十年的生死爱恋。字字千钧字字血泪，破碎了两颗狂热而痴情的心。浑噩的世俗和特殊的家世最终还是无法成全他们的爱情。几年之后，表妹阿咩在父母的主持和操办下结婚了。他在日记中写着“如果我有军队，我要攻陷香港将她夺回来”，只有爱一个人到极致才有这样的疯狂。多少年的懊恼和期盼，多少年的痴狂和疯癫，多少年的痛苦和辛酸，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潘鹤终于解脱了，爱情和艺术多年的纠葛，二者的不可舍弃曾让他无计可施。他没有车队，也不能保证自己追逐艺术的道路能够给表妹安逸富足的生活，既然恋爱的失败和成功对于艺术家来说都那么痛苦，那他不想再与任何女人谈恋爱了。他认为结婚是最羁绊性灵的东西，



表妹阿咩



表妹年轻时候在香港的照片



与表妹在温哥华再聚首



在作品《重逢》前



与表妹在游船上



连南油画写生 1954年

凡伟大的艺术家都不应该结婚。失恋的创伤不可能轻易愈合，未来的人生借着回忆的灵感去实现人生另外的梦想吧。

人生在世不称意 索性散发塑凋颜

有的人一出世就是注定要做艺术家的，潘鹤就是这种人。从他的少年日记里就可以看出他与艺术的天作之缘。少年日记里满篇都是对艺术的热爱和疯狂，满纸都是对艺术的领悟和痴迷：他坎坷而不俗的经历，丰富而细腻的情感，易感而聪慧的心灵；他豪迈而独立的气质，他超然而不羁的性情，全是为艺术而造为艺术而生的。

他在日记中说：“艺术距离人生太远，但它又是横贯人生的一条长河，它把超然的思想流向人间，把人间的污秽带出大海。”艺术在潘鹤的心目中就是那么神圣而可取代。本着“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生活理念。他在金钱和实业上不存在什么奢望，可是在艺术上他既有直追古人的雄心，更有名重于罗丹的信心。醉心于艺术可以令他超生死、轻是非，无视身体的病弱和心力的衰竭，他“宁愿为他的艺术而夭折”。

自幼他就对绘画充满了兴趣，幻想着若绘画能力能够达到可以创作的时候，不但能尽情的欣赏，还能和文字一样表现广博，由画意表达出自己的心情还能激发鉴赏力，何等的完美和惬意？潘鹤少年时代的作品便被黄少强先生认为可以登大雅之堂。到了后来不知道是出于偶然出的兴致，还是出于他那个天真的“塑个像可以亲吻”的想法，在玩黏土、捏泥像的辗转把玩之间，他又迷上了雕塑。心里汹涌的波涛，心中爱的苦闷，怀恋的痛苦与甜蜜，怎么样才可以在沉沦流光的黯淡幻影中传出自己的心弦？日记也许永远只是隐蔽的记载和独自的发泄，绘画虽然直观却仍难以表达他想传递的力量，或许只有泥像了。泥像是他的心的呼声，记录着他心境的变迁；泥像是他的诗，是他的自传，是他串起来的记忆和灵感——这里可以蕴涵着他的情绪发泄，可以公然的告知世人他的愤恨和不满，他的才情和壮志。

渐渐地他认为雕塑比绘画更伟大，因为它可以潜藏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是一种直观更为全面的艺术表达，是一种更为真实形象的环境刻画。只有雕塑可以淋漓尽致的表现他沸涌欲泄的情感，可以给视觉和触觉震撼，可以传递一种力量，甚至可以让人感到它的温度。

可他是一个永远都不能满足的人，渐渐的他又对以前那些小像不满意了，如此幼稚细小的塑像如何能够表现雄伟和气魄？他要毁灭它们并开始大的雕塑，于是他给自己塑了一个比真人还大的胸像，这股从自塑像中透出的力量感动了他的好友陈伟良，并还为此写了首诗送给潘鹤：“你高傲的笑着，是看不起骄傲的名流，是鄙视这个虚伪的社会！你这微笑啊，好像看透每个人的心声，又好像看不起世界上的一切。好友呀！你有诗人般浪漫的情怀，你有艺术家创造的心灵，用你宝贵的心灵来改造世界上的一切吧！”他塑了一个真人大的父亲，兴奋激动的父亲当即做诗一首：“人话你似我，我话似什么？你由我儿造，我儿由我来。脱却臭皮囊，有你没有我。再历风与霜，你我不在，世事本如斯，大都如是过。”充分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自豪之情。他塑的黄少强先生像，几乎评价都说是在技巧、情感、表现力上远远超过了著名雕刻家李金发塑的《少强像》。这个会“生爸爸的”十七岁少年以他不凡的才智和不俗的手法赢得了第一批观众和支持者。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一步步地找中国雕刻家比赛，进而再找当世的名家——乌东卡尔波当竞技人！立誓要赶上一个又一个走在前面的‘游客’！”

一场悲壮却被扼杀了的爱情曾让他的躯体甚至灵魂也跟着死去，一场爱情持久战弄的两人心力交瘁，却演绎了他们圣洁但充满遗憾的爱情悲歌。难言的悲伤让他纵酒沉醉、堕落成瘾，一代才子，果真不是疯狂便是潦倒吗？是舅父的一句，“不

要用生命书写小说”惊醒了梦中人。

其实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从来没有颓废、灰暗、低沉的时候（相反上大只会给他们更多的磨难），而在于不平凡的人会在转身的刹那间幡然醒悟，他们有勇气推倒废墟，并重建他们心目中的完美楼阁，有智慧从一个领域的挫折中吸取经验去填补另一个领域的辉煌。狂傲如潘鹤，也怀疑过自己的才能，甚至把自己比喻成渺小的落叶，他也曾为他的身体之衰弱懊恼过，也为爱情的打击失望甚至是绝望过，但是他懂得时时反省自己、勉励自己、修正自己，从而取得进步，从而变的更加坚韧。

他在1947年6月2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是一败涂地，我的理想到了那里？我是不是就被淘汰？从前我有一个不平凡的希望，为什么这两年弄到这么庸俗，这么随波逐流、虚荣、自私、斤斤计较？扪心自问，我是沉沦、退化、我是失败、可耻！我由高尚的胸襟堕落到市侩的深渊，只知快乐享受，只知降身求迁、讨好社会，思想起来，对不住志向，对不住艺术，对不住一切！天乎，地乎，我何以至于斯！这两三年我从一个纯洁的人变成一个醉生梦死的市侩，从前我有一个辽阔的天地，从前我拥有殷殷的期望，而现在，一无所有！抚今追昔，欲哭不成声者矣。我是不是就此完结？我不忍目睹今日的样子，我又愤又恨，恨不得把自己扯碎。我不能如此就混过一生，如果痛哭可以清醒灵魂的话，我尽情痛哭吧！”人更多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自醒，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自我剖析和自我鞭答才可以剔除头脑中颓废和虚荣的垃圾，才可以永远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真正的自我。

聪明的头脑，细腻的情感，豪放的气魄预示了他后来的卓然成就，而他自醒自律、自强的品质则保证了他顺利走过一路的风雨和泥泞。

波澜不惊亦真情 动静相宜定终身

社会对艺术家地位的歧视，让潘鹤与心爱的表妹失之交臂，他仇恨脚下那个丑陋浑噩的世界，而新中国成立的曙光让他有了奋力一搏的壮志豪情，让他认识到艺术家也应肩负针砭时弊、开拓未来的历史使命。

“我不能做一个懦夫，什么乘桴浮于海？我要战死沙场，做一个堂堂男子！我要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建立我的艺术王国，我死而无憾！无论怎样总比现在有意义的多。”于是他放弃了去波士顿留学的机会，满腔热血地坐着建国后首班港穗列车热切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二十三岁的年纪，正是壮志勃发的时候。他要用艺术去解放那遥远、辽阔的雪域之都——西藏，去那神秘、高远的地方建立自己的艺术王国，他想即使战死沙场，也无憾了。可是昔日曾出入十里洋场的公子哥身份又怎么可能轻易地通过严格的阶级出身审查呢？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去圣洁的西藏开创艺术天堂的梦想破碎了，而此时的父亲也因他的激进和擅做主张痛叱了他一顿，旧知识分子的孤傲清高和新一代青年的真情率性碰撞迸发，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潘鹤“无家可归”了。恰好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在招收革命学员，潘鹤被录取了。他很快得到了资历老的同志的赏识和重用。三个月的集中学习后，他被派往广东边境参加农村的整顿旧农会，为解放区征粮、试行土地革命等革命工作。工作进行得举步维艰，可就是这个在都市长大的公子哥，凭着不怕死的精神和无畏的勇气，越过了“虎口夺粮”，躲避敌人的偷袭，斗地主、斗土匪等重重暴风骤雨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此期间的种种惊险和艰难为他日后的创作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积累了一个艺术家感悟生活最珍贵的人生经验。

土改试点过后，潘鹤作为有业务能力的骨干被借调到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顶档”，来到编辑出版部主持组稿及编辑出版工作。1952年，广州市委组织“三反”工作队，进行反官僚主义、反贪污、防腐化运动，急需经过土改锻炼的人才充



连南油画写生 1954年



与张幼兰结婚照



夫人张幼兰 油画

实队伍，潘鹤便从华南文联被借调到广东省邮电总局。在人才济济的省邮电总局，那些仗着有高学历的学士、硕士、博士的员工根本没有把这个文工团的小伙子放在眼里，可是潘鹤硬是凭着不认输的劲头，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创新了不少工作方式，把民主改革的“三反”工作搞的有声有色。以至后来运动结束时，省邮电总局坚持要“扣”下他这样一个人才，管工会工作。他对原单位的催促不理不睬。幸亏，黄新波先生的一纸公函，才把他调到了土改展览会。而就在他重返华南文联之际，他遇上了同时调过去的女同学——张幼兰。这位聪慧秀丽的女子，由于少年时期的一场灾难及为躲避日军的轰炸，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她双耳失聪，工作上需要人特别的照顾，潘鹤作为代组长，自然就承担了这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幼兰和潘鹤的家庭颇有几分相似。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当年北伐军中著名的医官，北伐结束后下海从商成为富豪，首创了广州的拍片厂和电影院。张幼兰自幼在绘画上就极有天赋，灵感招之即来，画作一挥而就。她十五岁便师从岭南画派的开山人物高剑父，画艺日精，深得老辈人欣赏。不仅绘画，她的文学功底也极为深厚，十四岁就在香港著名的《星岛日报》上连载中篇小说。据黄新波事后对潘鹤介绍说：“当时我们地下党误会该篇小说是香港进步作家所写，因此约见过张幼兰一次。”可以说，她是一位奇异女子。相同的家庭背景和兴趣爱，不相上下的艺术才华，让这两个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合作宣传画及连环画。张幼兰的善良温静、清纯脱俗让潘鹤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一位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女子，她似乎活在一个过滤了的纯净世界，一切的喧嚣与丑陋、庸俗和委琐都和她无关。

就是这位聪慧灵秀的女子，让潘鹤那为表妹阿咩倾泻殆尽而干涸的爱情河流开始欢快的奔流，后来更打破了潘鹤永不结婚的宣言。一代才子，一路汹涌翻腾，夹杂着的巨浪呼啸着拍打他的人生之岸，终于在把惊涛骇浪、翻云覆雨甩在身后之后，开始趋于平静而栖息。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一切又是那么顺理成章，1954年，在黄新波、欧阳山、陈残云、笃维、华嘉、梁威林等几百位文艺界人士的祝福下，潘鹤和张幼兰结婚了，这艘当时并不被人们看好的爱情之舟，如今已在生活的海洋里幸福平静的航行了半个多世纪，并将继续幸福地遨游着。

或许那就是天意，上天派一个热情奔放美丽的女子去发掘和刺激潘鹤的灵感，让那浪漫浓烈的爱情以一个遗憾的结局来激活豪情斗志。但是，上天又派一位善良温婉、秀丽脱俗的才女与他同甘共苦、陪伴他终身，其间不管经历了多少次的政治风涛，甚至为此牺牲自己前途似锦的文艺事业。她让他饱受打击的心灵重新享受宁静，让他有条件实现雕塑领域里的登峰造极。

与世界上许多天才艺术家相比，潘鹤这位天才艺术家可谓太幸运、太幸福了！

饱受磨难显英雄 经历风雨亦豪杰

20世纪，这个后来被潘鹤称为最丰富最波澜壮阔的年代，经历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他一生亲身经历的战争就有十六次，政治运动就有三十八次，朝代频繁更替、转换时代背景的速度如变换电影场景那般迅速。左右左，如此循环往复，曾让多少英雄豪杰、知识分子失去强撑起来的平衡！无论是小心翼翼还是亦步亦趋，似乎总是跟不上风云变化的迅疾。

整个50年代，长长的十年，潘鹤从事雕塑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不过，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总是超乎常规，他的思想没有被羁绊，他的作品没有受局限，就连创作的时间他也是随心而有韧性的。一件作品给他三天时间，他绝对不会耽误“交稿”的期限，可是假如给了他十年、二十年，他也会做到最后一天才完成。或许他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件完美的作品，这点从他幽默地对文化部授予他的“艺术终身成就奖”就可得知，他说：“人生和艺术都是永远有终点的。”

1952年他为广东省第二届美展创作的雕塑《当我长大的时候》，作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品，被送到瑞士举行的国际母亲节大会上陈列，后又被送到波兰，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该作品轰动一时，成了他的成名作。毛主席在观看这座雕塑时，看得极为仔细，也很高兴。而潘鹤创作的《艰苦岁月》也在建军三十周年(即1957年)的艺术展上获奖，如今它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经典之作，不仅为中国军事博物馆所收藏，而且为全国多个省的博物馆所收藏，同时，作品还被写进了中国的美术史、世界各国美术史及中国的大、中、小学的教科书里。艰苦岁月里创作的《艰苦岁月》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岁月”，在此就不必赘述，但是这件经典之作以他独特的魅力，经历了种种筛选和抨击，依然受到历史的垂青，历经沧桑直到今天，仍然以鲜活的姿态闻名世界，从而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和他个人作品的经典。

不久，潘鹤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三十岁，如日中天的年龄，正是人生中可以恣意磅礴地大干一场的时候，可历史总是会在人们欢欣鼓舞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给你猛然一击。整风运动开始了，一向随心所欲、率性耿直、心地坦荡的潘鹤自然是有太多的“把柄”落在别人的手里，他注定了在劫难逃。什么政治风向、艺术时髦他全不知道，他的心只知道用他的雕塑去凝聚人类永恒真挚的情感。

真正的强者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恐的精神力量会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对于这段时间所历经的磨难，潘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那就像“在拥挤的路上骑自行车，大方向坚决不变，但把手的两端却要随机应变。一边是眼前，另一边是长远；一边是政治，另一边是艺术；一边是共性，一边是个性。如果两边把手不随机应变，则不是被汽车轧死就是轧倒别人，或者老是向左转或老是向右转，岂不是老是团圆转，就谈不上大方向不变，达到既定目标了”。

岁寒知松柏而后凋，历经苦难才可以见彩虹。一个人要达到至高的境界，那他面对挫折，就能坦然；面对嘲讽，就能凛然；面对名利，就能淡然。“艺海生涯二十秋，投奔革命甘为牛。国穷未能消壮志，易俗移风方罢休。”这就是潘鹤，我们可以从这首诗中触摸到他博大而坚强的灵魂，感觉到他壮志凌云的坚韧。

几年的挫折和混乱如恶梦一样过去了，知识分子的春天似乎来临了。1960年潘鹤作为艺术界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并于同一年调进了中南美专南迁后改建的广州美术学院，担任雕塑系教研组长。出众的才华让他很快得到重用，他被请到了北京，应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邀创作大型雕塑《省港大罢工》，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雕塑《洪秀全》。宽松的政治环境，改善了的创作条件，让潘鹤如鱼得水地遨游在他艺术的海洋里，他以充沛的热情和不倦的精神，利用教学时间，率领学生上山下乡，去田间渔港、去高山森林、去海边的沙滩来寻找创作素材，而自己也乘这难得机会在大海白云间寻找创作的灵感。于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头像在他手下诞生，一幅幅逼真的油画倾泻着他对大自然的情感。

在农村，他还找到木材，雕刻了《童工》、《渔家小妹妹》、《侨女》等作品，《童工》的洗练和含羞，《渔家小妹妹》那纯真俏皮可爱的模样至今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两件作品后来为中国美术馆所收藏。

同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委托他为即将确立的电影“百花奖”创作一个雕塑，自然的美丽和谐给了他灵感，他构思了《文艺女神》，一个象征着真善美的少女恬静地坐在代表着狂暴、凶恶的老虎背上，向人们宣示着真善美将作为一种无敌的力量，最终征服世界上一切丑陋的东西。1965年，潘鹤承担了为毛主席故居韶山创作三米多高的雕塑《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任务，没有诚惶诚恐，也没有言听计从，潘鹤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塑造新中国第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把“五四”蓬勃向上的精神完全贯彻在青年毛泽东英姿飒爽的形象当中。

十年“文革”爆发了，潘鹤又一次成了“丹顶毒鹤”，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栏。



夫人张幼兰



创作中的张幼兰



与夫人张幼兰在一起



毛主席纪念堂雕塑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合影



毛泽东在观赏《当我长大的时候》



1951年在创作毛主席像



1948年在香港《高尔基》作品前

《睬你都傻》亦称《横眉冷对》，一尊颇具代表意义的鲁迅头像就如此直观地表现了他对那些狐假虎威的伪善面孔的轻慢和蔑视。他要用这种不屑的神情，去怒视和藐视那些装腔作势的落后势力和黑暗现实。

“天意欣逢生乱世，书生无力扭乾坤。拟借南疆半壁岳，凝固此生未了情。”荒诞的年代有太多残暴的现实，而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它的真实若没有沉淀在记忆中，也就不可能呈现于回忆里。人类的痛苦、民族的苦难，便成为了潘鹤雕塑中内在最强有力的自觉表现，他永远在捕捉着真实历史中最触动他的东西。无论是美丽、灿烂还是丑陋或残败，无论是震撼、鼓动还是愤慨或抗击，他都要表达，他都要刻画。历史造就艺术，艺术回报历史，而最真诚的回报莫过于最真实的刻画，把它刻在白石上，铸在青铜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受天磨真好汉，不招人妒是庸才”，“理直气壮的皮球愈打愈跳”。潘鹤就是这种人。

只为山花烂漫早 投奔教坛甘为牛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历史才真正开始走入正轨。十年的浩劫过后，潘鹤恢复职称并升为教授，出任了广州美术学院的雕塑系主任、全国美术家协会的常务理事。迫害压抑了十多年的潘鹤也空前地活跃起来。他要为雕塑事业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倒算”，让国人和世人都知道有这么一种艺术，雕塑不能再受歧视。雕像不仅是美的代言人，还是力的郁积；不仅可以成为一种人文景观，还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古迹；不仅可以让历史历经千年毫不褪色，还可以通过载体传递的精神来感天动地、震撼世人。过去的文化是历史，今天的历史是文化，雕塑将作为今天的艺术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将凭借其恒久存在的特质与非同凡响的声势，以其独特的魅力，向后人传递着今天的历史。

然而20世纪的中国雕塑似乎是一个破碎的零，失去了社会基础，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潘鹤接手广州美术学院时，雕塑系还是一片萎靡低落的景象，教室都被外系“永借荆州”，合建的陶瓷窑也落入他系之手。当别的艺术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学术和发展时，雕塑却仍然在寻找着出路，而雕塑无出路的经济环境现状也影响着学生无心向学、都闹着要转系。如此的乱摊子，潘鹤主政的雕塑系可谓“四面楚歌”：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方位，无论是历史现状还是人心向背都足以令人望而却步。可是潘鹤偏偏就是喜欢这样的挑战。

破土重来是需要实力和勇气的。首先，他在校内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复失地”的运动，很快便收回了所有的教室与工作间，并且在几年内他又主持兴建了当时雕塑系历史上最具规模的教学楼。硬件有了，没有软件也不行。潘鹤又开始了引进人才，凭着有魅力的人格和贤明豁达的用人原则，他主政的雕塑系终于形成了最为合理、壮观的“梦幻组合”，一群优秀的人才在潘鹤兼容并蓄的调配方式下，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成为了美术学院一般强大的教学力量，也成为了整个教师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很快广州美院的雕塑系被批准为省级重点学科并且成为了全国首批能授予硕士学位的两所雕塑系之一。

当时全国的美术学院都认为雕塑的出路是小生产性的小型雕塑，即木雕、玉雕、陶瓷等，这些小手艺注定了雕塑只能成为别人书架壁柜上陈列的装饰品。这让桀骜不驯的潘鹤愤怒了，这种固定程式违背了他的初衷和雕塑艺术本身的意义。

罗丹说过：“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表现他自己所想到的东西。”在1980年潘鹤写了一篇《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后转载于全国一些报刊，洋洋洒洒上万字，从古到今、由内到外，从其历史、社会功能、文化现状等等方面，他全面深入的进行剖析，论证了雕塑与建筑、雕塑同文化、雕塑和经济等紧密的联系，以及雕塑作为一门艺术不可磨灭和忽视的社会功能。文章鞭